

前明河南道監察御史誠所公文集

語錄卷二

白警

人須不爲造化役使聖賢蓋覆而後可以揚眉吐氣
俯仰天地之間

有不可萌之俗心有不可帶之俗氣有不可徇之俗
情有不可近之俗友有不可瞞之道心有不可磨之
道氣有不可缺之道情有不可少之道友

有器於此置諸高處則人昂首跂足而視之委之於



地則僕隸下走得而踐蹈之矣身器也在人之所置之孔曰擇里孟曰慎術蓋示之善置也

道情漸親則俗情漸疎夫疎於俗必戾於俗勢也從來磊落超拔之士往往齟齬於世而賁志無成真無奈勢何耳俗情日疎則道情日親道情日親則俗情日忘夫忘俗者方可以入俗機也從來抱道弘深之士不拘拘以勲名表著而建立爛焉不朽其機固如此耳

學必至於無情而後爲聖人必至於無情而後可以生可以死可以死而復生可以生而弗死可以不生不死浩然其常存

道稱太上太上者無可上也惟是庸行至卑而至高至近而至遠孝弟盡堯舜忠恕盡孔子太上之道天下無以尚之者也世者情路也人者情具也念者情芽也溺之者凡制之者賢惟性其情者聖

問制情曰情不可制而有所以制之也苟不得其所以制之者而第以闕閉爲降伏則始於鬱抑終於決裂勢所必至矣此生死之根人鬼之關不可不慎也

諺有之爭則不足讓則有餘至哉言也達大易裒益之機符老氏谿谷之旨避日月具食之勢順天地消息之常終其身恬然嬉樂於太和世界而人莫能與之競短長是故大舜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讓之至也餘也與飲食男女能自作主便可與言法此須自窮理來窮理則情破神通不能敵業業者命也

與不同調萍聚言談不偷易生厭惡惟藉彼聲音發我聞性佳語猥語總無異同兵齊國以求將策士之竒也剗穢地以修道志士之斷也以斷始而以隨終烏在其爲志哉此乃鄉者策士之羞也

學問最不可有偷心此第一義

自家有怯病真是無志此真可惜此真可憐

堯曰疇咨舜曰舍己孔子學不厭顏淵問不能試看聖賢是何等胸次今人稍有一得便揚揚志滿卽遇

事變迷惑方且耻於不知而問竟以冥冥決之者多矣
禮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緹而孟子論孳孳爲
善亦曰雞鳴而起可見古人居常勤勵不似後世優
遊安逸是以詩經致警於夙興而魯論垂戒於晝寢
也若聖人自處更不同不曰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則
曰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嗚呼此豈矯激強忍不近人
情者哉其心蓋可想也若以今之優游安逸者視之
不笑其苦復詆其僞矣

古人言句是從他參悟而得之者我亦人也如何看
古人言句不省此真可愧須要用力參求始得
一切山川品物神鬼妖孽皆當以人視之卽以御人
之理御之感格響應必無隔闕有闕起於有我昌黎
有言禽獸皆人也旨哉言乎

曾子失偶終身不續取其子元請焉曾子曰昔高宗
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吾上不及高
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竟終身不續綸
自幼讀孔會之書見曾子獨得宗傳竊不自棄每勤

仰止今年天罰不德奪吾耜長去願竊比於我曾子
昔曹相國代鄴侯爲相日高坐不視事客有欲諫者
曹揣其意輒飲以醇酒令不得言綸之書此倘效曹
相飲醇之意乎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吾今三十九
其殆庶幾矣

有人君有天君人君之權榮辱在其掌握予奪關其
嚙笑天君之權能令愚夫立躋神聖豪士忽墜淵谷
兩者提論輕重較然乃世之事人君也制爲尊君之
禮近臣一日兩朝遠臣三年一覲嵩祝則歷九階而

上傳制則由九闈而出何其欽也又制爲無君之法
曰謀反曰謀逆曰謀叛曰大不敬磔其肉赤其族籍
其產墟其屋令見者股栗聞者咋舌何其嚴也吁事
人君者如此事天君者又當何如也而可自甘於反
乎可自甘於逆乎可自甘於大不敬乎可不知所以
默朝上帝時時欽承無敢斁乎凡事迹未著而其端
依稀隱微將來有必然之勢謂之曰微凡言稍開其
端不竟其說謂之曰微言衆人聽之不省所謂而知
者聞之了然全解是之謂可與微言吁世之可與言

者鮮矣况微言乎故曰夫子沒而微言絕虞書曰道
心惟微

心中要無障礙須從真參悟中來參悟須從死中過
來方真逐日間發大勇猛千死萬死久之自悟心上
似有覺悟而遇境動意猶是障礙未徹須於二六時
中常常自忖已之覺悟果是得力與不得力久之機
緣既熟遇境自然洞徹

人心不可無所寄亦不可有所寄某素無他癖惟寄
其心於書籍昔人所謂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

裘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鬱而讀之以當琴瑟某
殆彷彿焉仲夏病日束書不讀頃心無所寄猿馬發狂
多方降伏始覺調馴已而笑曰某惟有所寄而不能
遂所寄以至於此極也某今一切掃蕩孩我機智還
我混沌令心與體忘體與境忘境與寄忘寄與真忘
猿者爲我乎馬者爲我乎書者爲我乎讀者爲我乎
自性本無當體俱空又安用對治排遣爲也

人已之心自是相通故彼此不須口說而兩情常在
默喻佛家通論三世吾儒只言見在似是不同然徑

寸之心至靈至變頃刻而曠劫畢集一念而萬年森列儒者之談又何嘗不要而該乎

孔孟顏路

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是孔子處世法出乎其類拔乎其萃是孔子出世贊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味此五者聖人冲和氣度藹然可掬於此便得吾人涉世之道蓋五德之有溫猶四德之有元夫溫者天地之生機也春夏秋冬節氣不同總是一團生機融徹其間始成全副化工若

人與人相酬無此一段春溫意思貫通於晤對酬唱之中孚契於形骸才貌之外是自滯其生機也如何感服得人語曰子溫而厲宋儒曰仲尼太和元氣嗚呼觀人深矣

孔門弟子疑師有隱可見聖人平日之教全是卑之無甚高語此其所以爲聖人也至孟氏弟子直擬師道爲高美爲登天望其師少貶而孟子猶然堅不俯就只曰能者從之是視諸弟子真爲拙工真爲拙射而視吾之道真可以秘而不發吾之教真可以執而

不變也嗚呼聖賢之設教不同如此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大哉孔子乎勿忘勿助勿正孟
氏庶幾荷擔矣

戲偃哂由杖壤鼓求聖人因材之篤其脫洒輕妙有
如此者至孟氏氣象便覺不同滕更以滕君之弟也
而不理曹交以曹君之弟也而不留樂正子以舍館
來見而直斥曰有罪吁所謂仲尼不爲已甚者果爾
爾耶

孟子極受用孔子極澹薄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

百人孔子蔬水曲肱七日絕糧晚年謝政家居僅僅
有大夫之一車而顏路猶然請爲淵榭雖云愛子情
勝不顧大體亦緣習見夫子寂然窮瘁不憚徒步之
勞而後爲此請也孔子極謙退孟子極高簡孔子無
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又曰畏大人又曰後生可畏孟
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吾何畏
彼哉又曰彼以爵富我以仁義吾何慊乎哉此其氣
象胸襟迥是兩樣說者謂孟子得孔子家法想必有
所指也孔子交際極簡孟子交際極豐如曰我欲中

國而授孟子室養諸弟子以萬鍾如曰於宋餽兼金七十鎰而受於薛餽兼金五十鎰而受師道尊榮至於戰國之待孟子極矣孔子束修之儀僅得之及門餽問之勤不見於列國甚至陽貨陪臣餽一蒸豚不過豆間之熟味非有金粟之腆賜也而孔子卽汲汲皇皇奔趨往拜其門吁以視孟子何如哉孔子極善受人罵如陽貨斥之曰爾長沮叱之曰丘微生見以爲棲棲也而佞荷蕢見以爲硜硜也而鄙至曰諂曰黨曰何德之衰曰喪家之狗孔子或默而承之或婉

而荅之總不較也故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孟子極善罵人如罵楊朱曰禽獸罵白圭曰貉罵陳仲子曰蚓罵許行曰南蠻馱舌罵卿大夫曰古之所謂民賊又曰善戰者服上刑罵列國諸侯曰五伯之罪人又曰大桀小桀吁亦甚矣仲尼不爲已甚者

空空所以爲孔子屢空所以爲顏子其空一也發憤所以爲孔子亦發所以爲顏子其發一也樂在其中所以爲孔子不改其樂所以爲顏子其樂一也曰屢

曰亦曰不改此顏子之所以未達一間
具區公最推子路以爲垂世立訓聖門高第弟子也
如見南子便不悅見公山便不悅是何等侃侃故聞
夫子浮海便喜喜其與已之素志相合不知天下有
道丘不與易也

人品

全其形骸所全者小喪其形骸所喪者小惟力肩斯
道而昭擴之則所全者大矣

大豪傑作事不必求全有意求全便是中等豪傑

以名理觀人則人善匿以俗事觀人則人難欺

人知六尺爲吾軀殼而不知天之高也地之厚也萬
物之繁也皆吾六尺類也吾總命之曰軀殼夫軀殼
真之所寄而軀殼豈真哉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大根上智之人於諸嗜欲一斷永斷譬如松柏一經
斬削永不發生尋常凡劣之夫持戒發願銳志斷欲
而旋斷旋犯終無結絕之期譬如楊柳雖折頃之復
發或加暢焉

明不足者多疑世未有大人而肯疑人者

大丈夫不欺人何以故明不足便欺人大丈夫明足以自照既不自欺自不欺人凡欺人者自處於卑小不欺人者自處於高大

大丈夫不偷心何也有過已不自堪再加掩覆愈益不堪

相貌在外可以卜心性氣在人可以占命

中庸有小人之中庸大學有爲善之小人此二小人与他小人不同蓋小人之中庸是其學術之偏堅執臆見以爲中也堅執臆見以爲中者一家非之而不

顧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若荀卿性惡之論是也如此寧復有忌憚耶爲善之小人是其學術之邪堅執言利以爲善也堅執言利以爲善者視天命不足畏視祖宗不足法視人言不足恤若王安石理財之政是也如此寧不叢災害耶

人品不一定於三氣三者何也一曰性氣一曰風氣一曰習氣性氣本於天風氣緣於人習氣成於已吾所謂天非蒼蒼之天也又非天者理而已矣之天也人類種種各有夙因圓介剛柔敏鈍慈忍譬如黍不

可以爲稷稻不可以爲菽其前定也是之爲命是之爲天吾所謂風如里之仁強之南北家之積善積不善衆力夾持不覺相肖譬如投種於地投之澤地則爲水稻投之陸地則爲旱稻然水稻之與旱稻種原不同非水可以爲旱旱又可以爲水也其借資也吾所謂習初入母腹則胎習因地一聲則有形習識心漸熾則有情習志願各別則有業習譬如農家力有勤惰糞有多少而人事之不齊也計上農之與下農均一地利而獲固相遠矣然謂上農厚獲則可謂上

農種粟而得麥焉未之有也謂下農薄收則可謂下農種麥而得菽焉亦未之有也吾取三者而較論之性氣爲重故曰本風氣次之故曰緣最得力是習氣故曰成論語發端不云乎學而時習之要矣要矣乾元者惟乾爲大也故坤利牝馬之貞而乾爲利貞偏全判矣乾之大不言所利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非堯孔之無名不足以當乾元之大潛龍勿用者不以龍自用而潛之也不用方謂之潛

能潛方謂之龍龍惟潛是以能見能惕能躍能飛能
亢能无潛之時義大矣先儒謂顏子潛心仲尼其知
易乎見羣龍无首是以先天而天弗違

見龍異乎潛矣乃其所以見者無他奇巧鋪張也亦
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而已

堯之安安文之穆穆孔之空空皆無始之學也故善
易者莫著乎三聖顏之如愚其庶乎

艮其背止其所也其所維向上下敵應不相與是也
蓋背在身後與身前之四肢上下相背若敵而不相

應與故以爲當止之所耳夫所似有方向似有邊際
然而以敵應不相與爲所則是所而無所也是卽學
庸慎獨之獨虞廷惟微之微也所謂當止之至善也
不屬動不屬靜不屬行不屬止然行者行此止者止
此動者動此靜者靜此須臾離此不得人人不能離
而人人不能止是以動靜失時而道不光明夫惟能
止其所者無往而非所也無所而非止也本無動靜
故動不失時靜不失時本無人已故內不見已外不
見人

何以能止其所亦曰思不出其位從出言故曰位從止言故曰所其實一也惟不出故能止思之於學大矣書云思作睿睿作聖此之謂也至善之止也以知所以定靜安慮而爲大學之道德之止也以思所以其道光明而爲厚終之學厚終與夕死可矣傳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是也

日用而不知所以爲百姓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所以爲聖人故陽明良知之學爲聖賢心印

古者天子大蜡蜡者索也合祭萬物而索饗之此于典禮亦甚重矣是以首祀先嗇先嗇者神農也神農教民稼穡功在萬世祀之固宜乃迎貓迎虎區區蠢然者耳制禮者乃使之與大聖同堂而享共豆而食此其義何居嗚呼濶矣大矣知其說者之於治天下也何有

禮記物曲有利如麴蘖利於爲酒醴桐竹利於爲琴笙皆以委曲而得之此聖人盡人盡物之實事參贊化育之微權也易云旁通庸曰致曲嗚呼濶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與能行五者於天下語意相

類總就大人身上說若曰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似於本文於字不悖忠恕違道不遠正與近道相類夫子之道忠恕是曾子實悟一貫處夫子平日諄諄說個忠恕不曾說着一貫故門人乍聞駭而問之曾子若除却平日忠恕另有發明便不是一貫淡自不厭簡自文溫自理不是兩截事亦不是兩時事蓋世味濃艷易忻卽易厭惟布帛菽粟之味至冲和至淡長卽終身嗜之而不能離也何厭之有世人煩縟苛細便流於鄙俚不得爲文故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夫學問不至於簡決不能成章此孔子之所以思狂簡也世人圭角大露條理必不分明故蒼素涇渭之辨恒得之和平爾雅之中此溫之所以理也此三句總是君子之道闡然處不可以闡然日章分貼細究之溫自簡來簡自淡來故淡者入聖第一義也

孔子言學必言習不習則不說言性必言習不習則不遠習之於人大矣故曾子獨得其宗而日每省之曰傳不習乎

求爲可知聖學之發端人莫我知聖學之究竟學問
不至於莫知非學之成也故聖賢屢屢言之如曰人
不知而不愠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曰不見是而无
悶曰知我者其天乎曰聖而不可知蓋吾之學超乎
一鄉則一鄉之人不能知超乎一國則一國之人不
能知超乎天下則天下之人不能知所謂知我者希
則我貴此老氏之要言孔門之宗旨也至於遯世二
字尤妙吾以其身與聖人伍而舉世之人不能測我
淺深是我無意於遯而世人不得不容我遯也故命
之曰遯世遯而曰世不離乎世也世而曰遯不見於
世也解者不得其意乃以爲處逆境界耳烏足語聖
神之極致哉

考管氏三歸乃桓公所賜非私創也以此推之樹塞
反坫或者公之所以隆仲父如成王賜周公以天子
禮樂之故事殆不可知蓋敬仲柄國用事每每欲自
標異於羣臣如曰臣貴矣然而臣貧臣富矣然而臣
卑臣尊矣然而臣疏此三語者執其跡便是世間第
一貪欲無厭之人然一匡天下九合諸侯機全在此

安知樹塞反坫仲獨無深意乎故知尼父垂世立訓之言與仲父佐桓霸齊之畧各有攸當也

甯武子無道則愚愚者晦其明也所謂善用其智故不可及任道非愚不可故夫子獨許顏子任事非愚不可故夫子獨論武子鄉黨之恂恂鄙夫之空空亦夫子之愚乎老氏曰我愚人之心也哉

孔子謂罔生為幸免故孟子往往把活人當死人看輒為文而弔之其曰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又曰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求哀哉千載

之下讀這兩篇弔辭真令人毛髮悚然有志者能不受弔於孟子方可與談學

疑詐之情賢者先覺興亡之兆誠者先知有如遇人情而不能覺覺而不能先遇世變而不能知知而不能先是其為人乃世之所謂愚不肖者也乃世之所謂不誠無物者也思之能無愧汗

古人便自不同如今人開口說東晉風流恰似全不留心世故者不知東晉名賢若謝安輩却能識微即如圍棋賭墅勝符堅百萬之師此豈微待實是伊見

有必可勝之幾在

董卓築郿塢積穀爲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曹爽從車駕朝平陵司馬宣王閉門不納罪狀罷爽爽曰我不失作富家翁公孫瓚爲袁紹將麴義等擊敗還易京築塹作樓積穀三百萬斛曰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矣三人識見較若畫一卒底敗亡故有自取

王逸少舍宅爲寺野史所見不下十數處又宋名流其人衣冠之葬亦不下數處每處各有寺一區蓋以葬地護法也古人用心之微如此予口曹瞞有七十二疑冢從來英雄機局相同但用處有異耳

蘇氏父子不同老蘇不曾聞道晚年嘗以爲耻東坡悟道文集極好但坊刻多刪削佳處大是可笑須當覓一全集自家逐一揀擇取其發明大道者類而玩之可也

問東坡多以機權論聖人曰此機權亦要看得好何名爲機體用活處名爲機何名爲權權是稱錘試看稱錘或高或下或重或輕還是有心還是無心故權

馬公文集 卷二
非聖人不能用也

論文

要作高卓文章秦以後說話便不可用如作律詩雜入宋元事實話頭便不是家數

五經俱宜徧閱作文引經立議最是要語欲用譬喻須效左體簡勁不可滔滔說出

作文字眼亦不可不用須要有根據看五經時遇有粹語警字隨錄成一帙以備採用諸子亦可採取獨入漢末不可耳

周以前且不論自秦漢以迄唐宋文章雖不同俱成家數所異者惟分量耳如金有十成九成以至三四成雖高低不等總之皆金也我朝近來諸公厭薄唐宋高自反古然不知法古人神情又不知講古人體裁徒取古語補湊雜以宋人又雜以臆語如金攙入銀又攙入錫鉛銅鐵又攙入石塊灰礫豈成是金故我嘗謂國朝文章不如宋者以此
內則養神外則養識神識足才自然裕此作文第一義也識見隨處長或披閱研究或議論問難或將古

馬公文集 卷二
今世事設身處地尋思處置或身遇大關係事及有
窒碍事嘔心苦慮殫智曲處俱足長人識見
博學與高才原是兩樣人儘有學問克實而筆不足
以運之者才弱故也

文章以議論爲主無議論便不成文章李于鱗文章
少議論

虞長儒竒而僻無所不覽無所不採無所不摹擬凡
作文先信手寫稿如朱註然立定問架然後雕琢字
句常有小本收錄一切竒僻字句及譬喻遇作文則

摘用之

古文如禹貢貨殖職方三篇極妙最宜詳玩儀禮極
善鋪敘各篇通是一樣

作詩先從五言律起初法王孟王取其法度齊整孟
取其興致清遠從此方可法杜此是正門路孟似近
而實遠王似清而實板

詩要深沉忌浮淺要渾成忌斧鑿杜詩淵然渾然是
最上乘王摩詰孟浩然淺

詩全要風度不在用故事觀杜詩自見妙處全在虛

字上着力硬入故事及硬入學問字面者此惡道今之流弊坐此

詩中二聯亦須對得流動不可局滯板硬不然便如皂隸執片竹對立兩傍全無風采動盪之意是之謂皂隸對

作詩要看詩經離騷漢魏初唐盛唐盛唐以下詩最不宜入目若後人詩法詩料通不必看看詩法便作不出看詩料便是宋人家數

古書中奇者 書經 儀禮 內則 檀弓

考工記 二種更奇甚 穆天子傳 爾雅 管子

尉繚子 鬼谷子 公孫龍子 陰符經 山海經

汲冢周書 楊子 三輔黃耑 太玄經

唐荆川苦心研究煞有議論只是才不及李王虛憍李文無節次所以不相蒙王亦有議論只是不正當此是關他作人處故崔德平謂文章先要人品知言哉

詩有詩字眼賦有賦字眼文章有文章字眼各不相為用如茶湯酒醋之不可相雜也古詩字眼亦不可

入近體湯義仍好作賦常取賦中字樣用在詩內此不知詩者

律詩從來解作法律之律非也此與法律何干乃是六律之律耳近體有音調從頭至尾都是一意自相接續自相照應如六律相生故曰律

詩要在不離不屬有情無情可解不可解之間

一友論文貴純不可不熟一友論文貴新不可不生相爭不決質於道人道人曰二君之言皆是也二友拂然曰長者安得爲此調停之說道人曰非也予嘗

夢中得之醒語曰文機不可不熟文調不可不生

前輩論文有曰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誠哉是言也然此特其機之已著者言之不又有所謂貴極徵賤賤極徵貴者乎明乎貴賤之徵而後可以談棄取之宜蓋文之趨時甚於賈之趨時是以操琴瑟齊門終身不售數米齊宮易以媚主

文要知務初學作文勢難通篇相稱但能一二處沉思入題面貌而發之有趣便屬斐然可學進步矣文要得機車以軸轉門以樞轉此之謂機文不得機

便不能轉是塊然一死物也焉用文之
文要有趣生意活潑如鳶飛空如魚遊水觀者神怡
不覺起舞此之謂趣蓋得機之文方可言趣故曰機
趣

文要師古奪胎換骨前輩所珍然胎骨終有形質從
有形有質處師古人僅得古人之皮膚須從無形無
質處師古人始得古人之神髓

語助乃詞家一義最屬要妙論語摹寫聖人言句多
在語助上見如公曰告夫三子者賜也賢乎哉者之

一字乎哉二字有無限微婉無限周至無限意趣

談禪曰禪機談玄曰玄機談兵曰兵機談文曰文機
總一機也機之一字最微最妙最要最捷以千鈞之
弩百步不留行以機能發故百石之車千里不滯程
以機能轉故夫有形之機尤具有神通爲用如此况
運吾無形之機發微靈君宜令靈官豈不能驅使鬼
神會通今古肖事物之真容傳聖賢之心印乎故得
機之文必趣失機之文必僵僵則墮外道入鬼窟進
於敗種雖辛勤終日無益也今夫竹之清蓮之潔梅

馬公文集 卷二
之先春菊之晚秀牡丹之富貴能使觀者神暢可以
遣悶可以解鬱可以對談可以邀飲可以養風浴之
道機可以發詩文之逸興直使人依戀融洩手舞足
蹈而不自知此之謂趣謂趣在花竹耶花竹無知謂
趣在觀花竹者耶觀花竹者非花竹也洋溢遊衍莫
測從來其機固如此耳文章得機之趣亦復如此

八字訣

文理要入忌出文氣要活忌死文格要大忌小文調
要新忌舊

曰入曰活曰大曰新文之四要曰出曰死曰小曰舊
文之四忌四要四忌總之共得八字予故目之曰八
字訣

夫理氣格調四者足以盡文矣先正論文有曰文章
以理爲主又有曰文章以氣爲主此其言若相悖而
意各有主夫理者何如木之有文理條分縷析似滑
實明似斷實續似淺實深似平實奇稍有出入便乖
文理是以要入忌出氣者何如人之有生氣夫龐然
者形也啞然者聲也隱於形聲之中而能運形聲者

氣也氣壯則爲健夫氣僵則爲陳人惟文亦然是以
要生忌死格者何格如載著之格格大則多載格小
則少載文士之爲文將以邁時翼世然承載六合而
忍局促狹隘自小其量乎是以要大忌小調者調也
調和辭意如五味之調如五音之調物不同而味則
適樂不同而音則和且聖賢精蘊性傳旨趣一一提
唱於筆端令讀之鼓舞喜躍反覆玩之而不厭也夫
欲求觀者不厭而顧以熟爛厭人之語博別日賞心
之趣庸可冀乎是以要新忌舊尊四要屏四忌始於
文之八字足敵命之八字吾與之談文與之談道與
之談治矣

予之談文也談要忌八字世之談命也談支干八字
支干八字天制之人之富貴貧賤壽夭莫得遁焉要
忌八字我制之文之臺閣枯稿全美疵類莫得遁焉
何也文者自然之飾也有理有氣有格有調

以赤子之心行聖人之政以畫一之法開方便之門
彈丸之邑人以爲小我以爲大錢穀之事人以爲粗
我以爲精

檄有謂之通行者或曰故事予曰以故事之心應之則爲故事以實事之心應之則爲實事

人情者聖人之田也有一邑之士俗便有一邑之人情童而習之慣若自然世而守之見爲當然拂乎人情便乖乎天理是以仲尼中庸下襲水土王道平易必慎聚施

爲令極辛苦然極辛苦處便是極快活處治民極煩瑣然極煩瑣時便是極條理時

御百姓宜寬御衙役宜嚴御良民宜寬御頑民宜嚴其嚴也正所以行吾寬也不能嚴必并其寬而失之作人父母第一要養人廉耻此移風易俗之道亦簡刑清訟之本也

善爲令者以三五年拮据作千百世事業善作事者以千百年計慮善一二事始終

喜怒不可輕輕則左右意之且從而市之興革不可驟驟則上下疑之且從而批評之因而物色之

凡作事當以全副精神照顧一孔滲漏一孔弊出是故衆寡大小總曰無慢上下四旁各要均平

東省上官有慮有司虛詐者法防之甚密而檄責之甚峻予乍讀之大覺不堪曰嗟乎以盜賊待守令此尚可與共事地方哉已而思之法爲小人設也上官自責虛詐者耳於我何與焉頓覺心氣平和每見有司見人面上輒帶一種俗氣不第俗也又輒帶一種戾氣噫昔也傳循良今也嗟俗戾哀哉林林者何日解牛珮

太祖嘗慮廷臣與東宮官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朕今立法令府省臺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按

太祖不爲東宮別置官職而卽以贊輔之職責成於府部臺臣此不獨杜絕府僚相構如前朝覆轍已也蓋府部臺臣大都皆耆碩老成人也老成在側體統敦嚴自有以起東宮尊師重道之心而不敢以私人目之不敢以家令狎之其所助於聖學者深矣且諸臣位階旣崇則志願已伸閱歷旣久則攀附應澹斷不至如少年躁進之人爭相爲媚百計自結以苟異

馬公文集 卷二
日之富貴也者所以三百年來既無骨肉離間之釁亦無奸邪結托之禍養龍德於儲副培國脉於訓諭淵哉聖謀可爲萬世教太子法已
周官六計廉善爲先漢室四科清白爲首
論大事者論大體論大臣者論大節
郡縣小官犯贓或三五錢或數十貫必繩以法而大臣狼籍鉅萬置不以聞真所謂舍豺狼而搏雉兔也
國朝奉佛之著者有宋景濂劉誠意陽明奉佛之大者也白沙奉佛之私者也

道衍師兄道洽洽忠建文衍忠末樂洽因改名普洽示不與衍同行也靖難後洽復奉文皇命衍弘法此何以故事成故也此與不食崗粟不同者蓋世外人自難以臣禮之常律耳

姚少師寂後火化舌不壞勢不壞姚少師是佛法之權若不是死後舌不壞勢不壞此處却是難言

韓魏公生平未嘗以膽許人而我朝英宗之於岳文肅直以大膽稱之此其君臣相知豈特尋常尺寸之間而已哉

馬公文集 卷二
劉雲嶠弘毅有擔當有力量每事做鄧定宇卽撫按
書儀不受張璜學有格式

李卓吾識見超越學問弘博而奉佛疏通常今不可
無此人羅近溪天多人少仁多義少愛人之心無所
不至惜乎整理不來近溪常推龍溪龍溪無掩覆焦
漪園是箇真篤底人作用處少黃慎軒亦有知解焦
更磨練底久問傳廣居奉佛是高是篤曰奉佛之高
亦難言塵埃中不得自由又曰黃慎軒袁武蟠是自
在佛兒

石齋先生崛起海隅遠學康齋比歸白沙築陽春臺
端居十餘年不出戶闕嗚呼彼何人兮我何人已百
已于是吾功戶闕何處非陽春迷却白沙美遺風
周二魯部將之才却是要立在人上不肯用於人
曇陽以有爲爲應迹以用情不用爲操持
如今靜空無爲朝陽等教甚行人心易惑是何緣故
曰正法難遇每每當面錯過既不入於正則必入於
邪必然之勢也自古治日少而亂日多正人少而邪
人多正法少而邪法多

馬公文集 卷二 三
朗目之玄我愚菴之堅我空印之惜我大渺之不壽
我達觀之撞死我可不慎與

談佛

儒者言性有善有惡故爲善去惡所以復性佛氏言
性無善無惡卽躬行善事心起善念亦以爲障性而
欲去之故其曰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夫性無善
也而爲善旣無與於性性亦無惡也而爲惡似不傷
吾性矣佛氏又戒人爲惡曰諸惡莫作何也夫不教
人爲善而又禁人爲惡人豈同兔角龜毛哉

佛氏言空謂吾性本無所有一切人間善事乃儒家
所珍佛氏直以前塵視之謂與吾性了無干涉信如
此是善不必爲矣乃又教人法施財施且又自以普
度爲弘誓願夫四大假合卽已之一身已屬剝矣普
度人何爲法施財施所謂修善夫性原無善何爲自
增障礙

儒家論心有道心人心論性有天命之性氣質之性
分析最明佛氏謂人人具有佛性其出現處在眼曰
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

馬公文集 卷二
三
奔此所謂作用是性也其作用者屬道心乎屬人心乎乃又謂四體爲幻作用爲妄總非真性然則真性畢竟在何處
人言佛是虛無今試妄爲之說曰佛氏最實而不虛最有而不無何以明之儒家所謂有所謂實不過沒齒而已死則置却不道佛氏言輪迴謂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但殺一命不問大小但殘一物不問輕重俱要酬償生死相續終無底止然則三教中孰有實於佛氏孰有有於佛氏者而乃曰虛無何也

佛氏教人崇禮三寶而其徒乃有呵佛罵祖者謂達磨是光胡臊釋迦老子是乾屎橛甚至有焚佛向火而了無忌者在佛門具稱正宗此又何說信云大道本空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救只是自性自命不必禮佛禮菩薩似也而呵罵之何與

輪迴之說非虛非無非有非實此之謂真空呵罵以破執着呵罵已涉執著併請教

靈源禪師曰道人保養如人病須服藥藥之靈驗易

馬公文集 卷二
見要須忌口乃可不然服藥何益生死是大病佛祖
言教是良藥染污心是雜毒是不能忌生死之病無
時而損也法句經曰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但能
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大達一生荅學者但曰莫妄想
是謂稱性之語

寤寐是小生死生死是大寤寐小死不明安明大死
故有志之士每睡必有安頓處馬經綸曰無安頓不
明死生有安頓不明死生

世人稱見解必歸之聰明人以凡愚較聰明十不得
一也然而不聞以凡愚之所迷遂疑聰明之所見爲
誣也佛是累劫第一大聰明人必能見人之所不能
見奈何以凡愚之胸臆而疑之世人稱習練必歸之
老成人以少年較老成十不得一也然而不聞以少
年之所聞遂疑老成之所習爲迂也佛是累劫第一
大老成人必能習人之所不能習奈何以少年之經
紀而疑之

見一元問曰人說師在藥王廟賣藥有諸答曰彼中
無病者不用藥今來見居士示疾是其賣藥時也曰

好一個大醫王

轉輪是六根齊受直從身根亦有入處先以欲鈞牽引後入佛智

謂僧曰你知千臂文殊否應曰文殊豈有千臂莫謗它曰人稱師是肉身文殊自家許多手眼便看不見藏經容宇函有文殊千臂經十卷

問明心見性答曰心性本不二明見又何疑問不二何如曰今日謁莊子祠堂內羣儒課文堂外衆僧說法早起登雲龍山凝眸四顧喟然歎曰壯哉彭城氣猶大盛在

朗目大和尚晤望峰禪者丐予言夫子方求脫畧語言文字相禪乃以語言文字丐耶朗師曰卽此語言文字不可離此語言文字不可以語言文字爲助法而丐之不可以語言文字爲障法而拒之不可知其不可而有知之之心不可知其不可而無知之之心不可亦有知亦無知不可非有知非無知不可於是予與望禪合掌恭敬而謝師言丐者不丐拒者不拒師笑曰文竟顧予書之

問佛法既與世法無二如何佛經不談經世之事曰
孔子老子釋迦三個老兒一樣只是出世與經世各
有緩急若論道理出世之中未嘗無經世經世之中
未嘗無出世

看佛經當以一部爲主如主圓覺沉醅之久自有入
處由是徧閱諸經非以我閱之也直以圓覺閱之也
此是一貫之道不獨看經註經亦是如此
壇經不容易看

聖門曰傳習釋門曰薰習薰如香之薰衣香雖去衣
衣仍帶香謂是衣香衣非香故謂是香香非衣故
薰之神妙如此傳習謂必有傳而後可習以薰習質
之義正相符孟子論夷惠曰親炙自道曰私淑得家
法矣

問佛法與世法還是二還是一曰存乎其人譬如指
有屈有伸屈可以爲伸伸可以爲屈
人之奉佛不同有奉佛之大者有奉佛之高者有奉
佛之篤者有奉佛之泥者奉佛之大本以經行以權
若道安是也奉佛之高畧權守經若寶公是也篤則

馬公文集 卷二
礙泥則死

頓而不漸不是圓頓漸而不頓不是大漸漸有大漸
有小漸

通相教不通性教相教不徹通性教不通相教性教
不圓通性相不通宗不化

又問二六時中收來放去者夫非吾之真心也耶答
曰你把甚麼作收來放去

高雲漢茂才號翔峯精心淨業不娶三十年不御酒
肉二十年問如何成佛曰你問高翔峯去

通安法師問佛答曰你把甚麼作佛又問文殊問不
二維摩默然無言此意如何曰古人無言矣予又何
言予若有言便非古人無言予若無言又是偷了古
人無言

王元命吉士求先生舉似心看答曰我自無心如何
舉似你看

天啓道侶有二比丘日同起居時同出入

一切功業文章會須盡情拋捨等如昨夢總皆是夢
不用拋捨

世人等物不齊有有眼睛者有無眼睛者有眼睛者有無眼睛者
上也無眼睛下也有無眼睛而尚有耳朵者有無眼
睛而并無耳朵者無眼睛尚有耳朵者自己不知香
臭然聞人之香亦輒信以爲香聞人之臭亦輒信以
爲臭由是措足於芝蘭之室而不潤於鮑魚之肆也
由是遠跡于腥羶之途而求適於清涼之境也若而
人者根性雖劣然懿德之好與人固不殊也無眼睛
并無耳朵者薰蕕旣不之辨提命復不之省此其人
冥頑不靈如痿痺如贅疣如敗鼓之皮彼方自以爲
便身家固方位諧鄉塾驕妻子揚揚得計自智自雄
又且以燕雀而笑鴻鵠以斥鷃而笑鳳凰以朝暮之
困而指斥大椿捌千之春秋也豈不可噓可笑可哀
憫者哉

昔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孤愧身狗國事雖欲齋戒
不殺安得如法也跋摩曰帝王與匹夫所脩當異但
正其出言發令使人神悅和萬物遂生以此持齋齋
亦至矣以此不殺德亦大矣何必輟半日之餐全一
禽之命爲之脩乎帝撫几稱之曰俗迷遠理僧滯近

教若公之言真所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夫天人之際矣

聖人不自續其族舉人族而續之其爲族不爲大族乎哉聖人不自嗣其嗣舉性本而與天下嗣之其爲嗣不亦大嗣乎哉

楞嚴經曰若能轉物卽同如來壇經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轉之一語衆妙之門打開自己庫藏方知三世諸佛敗闕

覺得日用處省力時便是學此道得力處也得力處省無限力省力處却得無限力

夫好生之心善好殺之心惡善惡之心可不慎乎夫相償之理冥而難言也宰殺之勢積而難休也故古之法使不暴天物不合圍不掩群也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其止殺之漸乎

士大夫平時只以思量卜度爲窟宅乍聞說着不得思量底語便茫然無討巴鼻處殊不知只這無討巴鼻處便是自家放命而已

士大夫不苟求猶人不爲丐耳不足爲高不苟取猶

馬公文集 卷二
人不爲盜耳不足爲廉不求多於鄉人猶人不爲暴耳不足爲德

南人淺北人深厚昔歐陽永叔不信文言爲尼父筆而韓魏公終身不與談易二公之深淺於此可窺矣韓魏公見刺客來便云取予首去更坦腹而卧及刺客携去繫帶掛之城門達旦只平常處之更不詰問此吾所謂北人之深也

六十而耳順是非毀譽一毫不逆於心今夫人聞鵲聲而喜聞鴉鳴而駭便不是耳順視鴉鳴鵲聲等無有異一任過耳漠不動心此便是耳順聖人之耳順亦復如是

可以取可以無取此節不是過不及之說亦不是初間見得可取後來見得不可取只是有物於此取之亦無妨不取亦無妨則當從其不取所謂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正此意也

季氏富於周公周公不是元聖周公只是當日魯國之周公譬如今世人稱魏國公是指見在襲爵者而言非謂中山武寧王也若將僭竊季氏比之元聖周

公擬人不予其倫聖言斷不如是矣予此說是周公之慈孫紫陽之忠臣

縉紳見人每每請教自己罪過此套語也予謂自己罪過自己未有不知者以明明自知之罪過而故意問人譬如自己疾病痾癢却問別人豈不可笑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不難惟知之弗行所以寡悔世人惟知之復行所以多悔

教童子熟讀經書外擇五經左傳檀弓誦讀每日易令誦唐詩正聲一短首如長篇分作數日讀制舉義如王瞿周公兼夷狄邦有道使禹治之事君敬其事武王不泄邇等篇先與講讀次擇近科程墨之佳者講讀看書一以朱註爲正看鑑不必論斷暇時將通鑑論斷及本文無甚關係者盡與刪削令人錄出以此教童子甚便異日刊行嘉惠後學亦一快事也此予素志而未之行者

古人處事各有方畧今人遇事周張不苟且了事便纏綿多事只是素日不曾看古人方畧
林見素三簋唐荆川八盤

江右鄉人黨衆大都是爲功名富貴而借好名目以行之所謂講搶壤者誠有之

作言官須是鉄面令九卿有所畏憚始可若一面軟熟何以稱職

我不受書帕公與我不同只是報施要稱你是大家我是寒儒有此不同你若吏部我便勸你不受

問正文體曰正文體不在提學禮部題請責成提學亦非清本之道提學譬如販貨者場屋譬如買貨者販貨者必視時尚而後販之此賈術也若所販非其

所尚豈非拙賈乎鄉場亦正不得文體須是會場會

場若正文體亦不易言須是主考相公未進場前題

請明白說祖宗朝取士原無定數今次正文體如文

章平正者多不妨仍舊若險怪多平正少不妨少取

以示裁抑如此諸生知惕風自大變又舊例房考中

有年浚翰林及掌科主考碍于體面取卷不駁若正

文體須大破常調可取者取可駁者駁庶得妥帖

士大夫若要清虛須是料理料理不到遇不足時不免求人亦終成清虛不得

馬公文集 卷二
立身要成章

孔子教門人若忠信詩書仁義之類無所不悉獨未及於廉惟有公綽之不欲苟子之不欲二語而已可見古人之守原嚴廉不待言譬如女子之貞不貞不可以爲女未聞以女之貞爲希絕難能之行輒誇示世人也

九翁曰信上漪園曰結主信者積誠於已結者求通於君九翁曰樹我根基卓翁曰作人榜樣皆重清淨無欲之節不可不慎也

今士大夫敢於攻

皇上之內使而不敢於攻僚友之左右誠知此意所以事

皇上者必恕所以待內使者必寬國家稍有一事各衙門輒分疏合疏紛紛多言甚至南都亦倣而爲之此風近日始盛蓋不期事之濟否惟欲以疏詞示人了却目前一件事至於素以文彩著者不過要人稱箇大疏剴直而已予謂之不忠又謂之欺君左右侍從之人除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語則人自畏

古人著述詞旨深厚任後之人思索任後之人講說任後之人註解不曾一口說盡此立言之體也卓老著作覺說得太盡了海剛老是國朝一箇人物只是文采不足耳

孟子好勇好色好貨鼓樂田獵數段極好只消如此說齊王便自曉得及說至田里樹畜等項依然是秀才條約又與今王與百姓之旨左矣

司馬子長身被腐刑無人營救無人代贖故特爲游俠貨殖作傳以寄感慨憤惋之意孟堅漢書亦復效

輦大無意味迄今作史者便相沿以爲不刊之例真可笑

大慧說生處熟熟處生今人習見先儒迂腐道理之言最久入之最深乍聞聖學簡易直截光光淨淨如何信得及蓋此一條路是生路道理見解是熟路不但一生路熟路自億萬劫來皆是這箇熟路須是生處熟熟處生始得

龍溪近溪藉人家道場養自己學問真是自私自利孔子不如此釋迦亦不如此孔子在春秋不但門人

馬公文集 卷二
信服所至之國無不敬禮緣他標本立得好故覲之者自然心醉二老只管自己不顧別人故標準不立世人不肯信從

國朝詩文首推北地于鱗詩好元美惟小說可傳汪南明文顧冲庵常說是箇抄案書手何太復遠不及北地

七言律于鱗止推王維李頎卽杜工部不許

元美說杜工部歌行五言律是神品七言律是聖品作詩要天然惟將目前口頭語點綴得妙自有無限意味今之作者多是有意求高便非高手

薛西原詩奄奄如死人豈是當家

時自聖出我欲爲春便和風甘雨我欲爲冬便嚴霜大雪時自聖出所以爲聖人不消說因時因時是賢者事聖人會作出時來兵家會做個敗與敵人不待敵有敗徵而後乘之也餽羊乘桴子路子貢之見俱與聖人同蓋孔門諸賢於道理精微有解有不解至於事體各各明徹休要把賢人說話看太低了攻則有餘守則不足此二句不似常解虛實篇曰善

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此有餘不足之註疏也我攻人則人脩人之力分我之力全故曰有餘若守惟應示不足之形人自不足以攻我如今人雖說盛唐其實只學中唐不肯學盛唐中唐清俊有悅人之態盛唐質不好看愈讀愈有味

仁是個生意卽如大造生物有五穀有五蔬有五果有資補人藥品亦有傷害人毒藥皆受天地之氣而生皆在此一塊土上滋育而性味不同應用各別摠之不可取此棄彼也但當居常安樂之日獨用資養之品偶遇疾病呻吟之時擇服攻伐之劑如此便尊生之道而亦不違天地生物之心道理原是如此平等學問參透此机可以用世矣若不如此何由與天地並

聖賢君子所係者重些小利害如何動得他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人氣我也氣不死人嚇我也嚇不死惟愧我愧得死却無有能愧我者

天下何事最快活論古人書不通豁然思通極是快

事

極有德行之人當令列在朝端有才喜事之人亦不可令在外僚亦當在朝

陽明年譜我極得意舊語有不精神者我換却兩三字便自精神舊年譜是死陽明新年譜是活陽明

文王當武王時依舊事殷決不肯取殷之天下武王當文王時三分有二也必動手決不問殷民何如孟子取之而燕民說一段似是未當觀商之頑民累次詰諭直至數十年後始相安可知取之而商民未必

悅也

孔子稱管仲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而曾西乃曰功烈如彼其卑也孔子稱管仲之功卽是道桓文之事而孟子乃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聖賢所見不同如此

孔子春秋賢大夫個個稱贊孟子偏加貶駁

居上不寬寬則得衆寬以御衆敦大成裕寬裕溫柔寬以居之敬敷五教在寬寬柔以教自古只說寬並不說嚴

小山曰孔子作不得管仲底事孟子作不得子產底事馬子曰孔子若得位能用管仲子產孟子便不能要在世間幹事老子是最上一乘有功只推與人不肯自居

管東溟說三教同途自太祖無兩心無二道之言已發其端今日當有會三于一之人蓋自任也馬子曰此是魔非魔王乃魔民也

徐魯源講學極妙日日有新題目不似世間俗道學可厭若如俗道學所談與舉業說話無異又何消講學

凡事不可先定主意吾之天則至公至正臨機發用因物付物自是恰好若先定主意便不圓活以死法應世吾見其多滯矣大抵作官先定主意爲害不淺我自家主意不要教人拏定左右言語縱說得是亦要從別調轉腔

自己常空空有人來問卽借人家物去還他如此則其應不窮千萬人吾往矣借賊馬去趕賊奪賊刀去殺賊真是省力

朗目比達觀識見超脫達觀戒行精嚴手不接人家一文錢以此橫行天下二人心宗未明高僧傳少他不得

朗目太能了大巧若拙朗目不但不能藏拙還有弄巧在

湯海若評承印自踵至頂純是脂粉密藏文僧妙峯福僧還是達觀可以擎駕得往

應人上要端重要威嚴我若威嚴自有以攝人之神奪人之膽而使之起畏

劉綵自言做巡撫時凡遇勘問被論官員只看他的氣岸倒與不倒若進至公堂氣岸昂昂了無索然之態此人官星必旺我卽曲全他如進來靡然索然失其常度此人官星不耀我卽據事處他
趙大洲說人之功名都有定分如我這一張嘴江陵張子這一副臉俱已入閣豈不是命

江陵居常絕無笑容言語亦寡鄧定宇言亦寡世間總只是我這一個靈機在天謂之天機禪家得之謂之禪機玄家得之謂之玄機兵家得之謂之兵機人

于未事之先空空洞洞不主先入臨境隨機撥轉自然妙不可言

看得破到處如此兀然靜坐也是如此營辦俗事也是如此飲酒着棋也是如此公堂判訟當陣殺人也是如此總只是一個戲場勿隨境頑耍更無兩樣即震怒之時刑殺之事都屬極樂世界無一處不是我遊戲三昧之所看得不破當靜坐時不免馳思亂想及至應接飲晏之時心中終似蘊蓄一物以爲我自有事必使離此紛擾方得快然不如此卽到邁年亦未夢

見

大丈夫要幹天下事自己身子要乾淨妻妾最能累人

位太高便要退財太多便要散名太盛便要自污此善處富善處貴善處名之道也

自己生死如何問得人人說的通不中用卽佛親對你說也不中用不必問人

秦檜殺岳武穆武穆魂附人言老秦并其人殺之耿小山曰此時不得不殺多障曰旣做如此事如此殺

却好

天下極快意事順水順風行船快刀裁紙

袁了凡數珠掛項當街念佛耿小山曰陽明先生行路有門生在後歌詩陽明曰歌詩是好在路上便是行怪了凡之念佛似之

陽明征寧王時江西一吏最有智術曾犯罪問軍逃回在家不敢見人陽明夜微服親詣其家呼與相見賜坐慰問卒用軍中

附記焦三說

活會子

有友問一貫還是心還是理先生詰之曰如何是心如何是理其友逐答分析先生不言適有童子獻先生茶飲畢呼接茶盞童子急趨而前先生笑而言曰活會子活會子

真樂

有友多憂先生誨之曰爾何不樂看行乞之人歌呼相答暢然愉快爾何不樂友曰生願求真樂不願求爲世人之樂先生曰爾看乞兒之樂有何不真

無生

佛說無生先生說有生若好生之說是則無生非若無生之說是則好生非先生以爲何如先生適憑一紅漆桌但以手摩之曰此桌遍處是紅不知從何處紅起

難怪

鄧前谷講學先生勅門人往聽之有人曰前谷專詆先生不必往聽先生曰諾旣而竟偕門人往聽前谷見先生至數其事而斥之先生唯唯及歸門人曰果

如^某

甲所言竟受辱先生笑曰難怪

自誣

許敬庵作建康太守一日先生面囑一事敬庵厭其頻煩不聽先生曰此事斷要老公祖作個人情渠送謝禮二百金僕已用訖倘不蒙允從何以償之隨長跪以請敬菴不得已從之先生歿後舉鄉賢當事有以此議之者諸生始曰此事先生并無毫釐謝禮其自誣以誣人也如此

茶池

先生為太湖令離任之日百姓携老幼獻茶先生每獻少啜餘以灌地傾之成池號曰茶池後人因立亭
監碑其地

叅政

先生作叅政考察謫處報至先生夷然曰我是個叅政如今被處我底叅政却往那裡去了

朝覲

先生朝覲啟行有一人突告人命適已吉服升輿問之曰人命真否應之曰真先生即命輿夫昇至人命所親視其人惶悚乃以情告曰人命是假原希冀我公戒行匆迫或因而立案以為異日圖賴張本不音親視某死罪先生曰既是假你去罷

行取

先生令太湖被命行取沿路講學遇人攀留更自傾倒比抵京之日已閱三春秋矣適同徵者久已服官科道先生竟授一部郎怡如也

南塘

南塘先生講學見先生至大喜與之訂曰平生所得

要須印証先生云且飲酒南塘又曰今夜要與先生同榻以便商確先生云諾先生醉臥南塘不得言夜中酒醒南塘呼先生歷述修進以質先生默然南塘曰先生終不教我耶先生曰南塘學問剝了一層又一層

先生子仙去後忽有人寄一書來先生開視一行焚一行不知火所從來至末二行先生卽以手按滅火得不焚其家珍藏至今火痕尚在